



解放臨汾

★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政治部編印★

目 錄

一、解放臨汾戰績

新華社

二、攻克臨汾的最後一戰

克 仁

三、堅持外壕戰的李海水七人模範戰鬥組

——附嘉獎令詞——

四、爭奪黃土堡

五、外壕爭奪戰中的趙世平班

古繼德

六、大家出主意打下玉皇頂

克 仁

七、攻取電燈廠

趙恆治

八、梁培璜就擒記

九、臨汾人民得解放

胡海 澤民 王維寧

『天天等着呢，你們果然來了！』

臨汾人民的苦難到了頭

臨汾解放第一天

光明普照臨汾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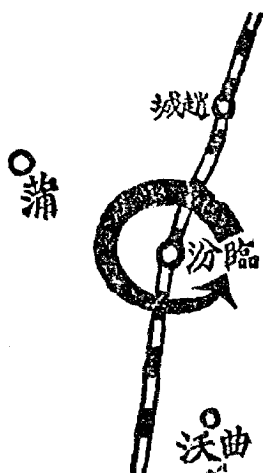
十、臨汾解放訪徐向前將軍

新華社

解放臨汾戰績



一九四八年四月華北野戰軍第一兵團一部配合晉綏及太岳軍區部隊，爲拔除內線殘餘蔣匪，全部解放晉南，配合西北及豫陝鄂人民解放軍作戰，於三日砲轟，隨即以主力一部攻入東關（臨汾商業中心具有獨立之防禦體系），四月十日我於突破東關外圍敵三層防線，攻佔火車站、電燈廠等軍要據點後，對東關之敵發起總攻，殲閻匪六六師主力，戰役即進入決定階段。我乃集中主力，自東南北三面同時向該城攻擊。敵利用其長期增修之地堡群，水泥工事及城外壕、護城河等構成四道防線。在輕重轟炸機晝夜轟炸掩護下，垂死抵抗，經二十餘日戰鬥敵傷亡慘重，經連整營爲我殲滅。我終於五月十七日前掃清一切登城障礙，於十五日當即在強烈砲火支援與步砲工密切協同下，發起總攻。一分鐘即突入城內，敵仍企圖集中兵力，利用城內戰壕、地堡群頑抗，均爲我突擊部隊擊破。戰鬥於十七日十四時完全結束，臨汾城全部爲我佔領。現據初步統計：此役共殲滅國民黨蔣匪整三十師三十旅旅部及所屬八八團、九十團、補充團，匪二十七旅旅部及所屬一九六團、一九七團、一九八團，閻匪晉南地方武裝總指揮員及所屬補訓一團、補訓二團、保十五團、保二十四團、保二十五團、保二十六團、保二十七團、保二十九團、晉南師管區司令部、臨汾地區人民武裝自衛縱隊、蔣匪三十八集團軍（即整一軍）留守處，聯勤總部兵站第五分監部及第七兵站二二二兵站、臨汾航空站、偽國防部人民服務大隊、閻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二等四個偽專員公署及臨汾、浮山、襄陽、汾城、萬泉、高平、陽城、沁水、洪洞、趙城、大寧、新絳、安澤、永和等偽縣政府，共兩萬七千



步馬槍七千四百八十一支，各種子彈一百六十餘萬發，各種砲彈一千四百餘發，黃色炸藥四千餘斤，報話機四部，電台二十七部，電話機二百五十七部，火車頭九個，車廂一百二十六個，汽車×百五十輛，騾馬六百一十六頭，偽幣八十餘億元，降落傘一萬三千餘個，修械所、炸彈廠各一座，其他戰利品甚多。（新華社）

攻克臨汾的最後一戰

步兵沿着工兵顛覆了的城牆，爬上五六丈高的斜坡，臨汾匪軍已完全陷於最後被殲的恐慌中。城內抵抗綫的敵人，拉著槍顧不得打就向後逃跑了。高占元的突擊小組，迅速順著東城牆向北推

餘人。內生俘闖匪第七集團軍中將副總司令兼晉南地方武裝總指揮、晉南匪軍臨汾最高指揮官梁培璜以下兩萬三千四百九十五人，擊毀擊落敵機五架，繳獲榴彈砲兩門，山砲十二門，戰防砲四門，迫擊砲六十七門，小砲三百九十一門，戰防槍十四支，火箭筒一個，重機槍一百零四挺，輕機槍一千零二十三挺，衝鋒機關槍百一十八支，進了三十多公尺，優異優氣的敵人，有的才從工事裡慌慌地爬起來，還未來得及準備抵抗，城下的部隊，就已經發展到他們的側後了。這時敵人才覺得自己跑得太慢了。原來五步一堡，十步一

備的抵抗工事，現在反而變成他們逃跑的障礙了。他們就索性鑽出工事來，向外亂竄亂跑。他們跑得那樣的快，連像賽跑一樣的楊向文連擊粗也追趕不上。城下城上的敵人混亂成一片。他們丟下了槍丟下了彈藥，以及重機槍架等，他們什麼都顧不上打就逃跑了。

部隊由東城牆一直追到離北城樓二百多米遠的地方，全長已有一千多公尺的距離，突擊隊員的手榴彈打光了。敵人這時才喘過氣來，便乘機反撲，可是解放軍却屹然不動，戰士們沒了手榴彈，立刻拿起步槍和敵人拚，有的拾起敵人遺棄的手榴彈反擊，激戰就在雙方相距十米遠的距離內反覆進行。敵人在無計可施時，便放出一顆毒氣彈，一時白煙騰空，副連長邢六元激昂的喊著：『我們不能退，我們要堅決消滅這惡毒的狗子！』戰士們憤激的握緊了口罩，冒毒堅守。當第四次敵人以一個排反撲時，從戰士們後方飛來的一顆砲彈，準確的在敵人面前爆炸了，戰士們喝着彩，乘勢投擲着磚頭，就衝過去了，慌亂逃跑的

敵人有七個人，順從的作了俘虜，此時副指導員王文彬恰從後方運來了手榴彈，戰士們情緒越高漲，王文彬更向大家鼓勵說：『我們要發揚頑強性，大家跟我來』。這句話剛說完，他就衝了出去，許多健壯的身影，也接連的跟去了，就是負傷兩次的雷進鎖，連傷口都沒綁，脫掉棉衣又衝了過去。

他們猛烈的衝鋒。把兩個碉堡逃跑的敵人，堵在碉堡口裡，敵人拚命的跑，他們一股勁的追，一門一門的山砲、戰防砲、步兵重砲從他們眼前閃過。他們只顧消滅敵人，他們顧不得收拾這些，一直追到北門樓，鑽進薊城裡的敵人，喘息未定，就當了俘虜。

與第一批突進城內部隊同時，投入縱深發展的我軍，鑽過黑煙滾滾的突破口，透過稀薄的煙雲，看見內壕裡一排碉堡，敵人開始了猛烈射擊。戰士們却如同海燕喜雨似的在彈林中衝進。每個戰士的動作，神速而又準確。薊城牆五十米遠處的兩層高碉，正向左翼的弟兄們側射，眼疾

文眼明手快一顆炸彈就炸得碉堡裡的槍聲不響了，左翼的弟兄部隊，迅速向南發展，戰士們握着榴彈，跨過了交通壕，冒着敵人的毒氣向內壕展開，正面的攻擊並沒停止。敵人一層一層的碉堡被炸，到處被突破。某部四班戰士，像一支急流，直跳進敵人的內壕，敵人立刻被衝散了。內壕有些碉堡裡的敵人，還在頑抗，還拚命的投出手榴彈，不管敵人怎樣抵抗，澈底消滅敵人的決心，鼓舞着戰士勇猛前進。他們衝過內壕，敵人手榴彈更激烈的響了起來，排長李繼高打得紅了眼，狠狠的說：我一個人也要衝過去！車原祿帶着戰士又跳進內壕，梯子搭了過來，即衝上去，敵人防綫再次被突破，全線變成動搖，正面的突擊部隊，也從各個火力點上衝過去向縱深挺進。部隊像急流一樣的衝破了內壕，敵人房子上上的火力仍然抵抗着，但是這在我們戰士說來，已經可以暢行無阻了。劉統率領着敵人拆得七零八落的關帝廟，翻過兩堵牆，就鑽進地洞裡，搜索着敵人。一座房子上兩挺機槍正拉長火舌在叫，

車原祿爬上房子打了一陣手榴彈，敵人扔了機槍就跑了。第一綫的槍聲和爆炸的倒塌聲繼續響着，但是敵人抵抗力却越來越稀薄了。

部隊一直向街心發展，敵人被我們打得七零八落，匪軍的一九七團特務排雖然頭上戴着鋼盔，仍然全身武裝着，却早已失掉抵抗力，他們踏着月光，茫然如喪家之犬在街上東竄西竄，戰士王昭秀追上他們，馬上喊着說：「到處都是我們的人，向那裡跑！」第一個俘虜聽罷立刻轉頭來交出了他們的手提槍。此時城內敵人，已無心抵抗，范永太一個人，一顆手榴彈就將集團工部裡一百一十個敵人全部俘獲。

夜裡十一點鐘，城內槍聲更稀疏起來，匪軍的影號在街上碰着，到處都在繳槍繳炮捉俘虜。可是戰士們最感興趣的繳獲，就是希望着活捉梁增璜（他是閩錫山反共反人民政策的極狂者，和堅決擁護者是晉南人民的死敵）。解放戰士張治高，看到一個穿尼子軍裝的人，就要捉住問問是不是梁增璜。陳志祥帶着他排戰士，直向六十二



堅持外壕戰的

李海水七人模範戰鬥組

外壕裡挖成抵抗綫準備迎擊敵人

戰鬥開始後，海水跟著三班長常德林（投彈組長）衝在最前面，外壕內滑沒有爆破好上不去，海水就讓他班長踏着他的肩往上爬，這時敵人一棵手榴彈在他們頭上爆炸，二人都掛了彩，海水鼻樑上被彈片擦傷，暈在地上，他醒來時身旁已不見人，也不見前面有自己部隊，他就回到外壕來，指導員叫他到南壕去休息。在南壕就和張魚昌（右眼右胳膊掛彩）王應芝（右手打穿，腿受重傷）王成章（右手負傷）郭福鎖（腿打斷）胡庭梅，王石富（文書）幾個人碰着了，這裡除了他們七個同志

軍部跑去，他們跑到一所高大的院落前，前面擺着兩個鋼盔，一個哨兵站立着，戰士們問道：「前邊是誰？」「軍部的」。大家一陣心喜，一槍打跑了哨兵，炸開了牆，衝進軍部，從地洞裡炸出了三四十個官兵和勤務，他們張慌的告訴戰士：「梁增璜早在兩三個鐘頭就跑到城外去了！」

有些俘虜邊埋怨地說：「梁增璜大天說要與城共死亡，他現在比我們跑得更快，他下命令要我們死守陣地，原來是為的掩護他好逃跑。」（按：梁增璜於臨汾解放之次日，即五月十八日，已為我追兵所俘。）

（克仁）

外，還有十幾個輕重彩號都在一起。

這條壕中間有個土堆堵塞住道路，敵人的輕重機槍就一直封鎖咱們外壕壕破口，四長嶺×財岡志說：『趕緊把這一段挖通』，南北同時挖，結果挖通了，高有半人深的交通壕，這時敵人的手榴彈炸藥包不斷的向他們打來，威脅着每個同志，文書王石富號召大家『兩人挖一個避彈坑，能挖的，帶飯都挖。』大家就又不顧疲勞和疼痛緊張的挖起來，兩三鐘頭後，便挖了六七個避彈坑。這一來敵人的火力就對我們沒有辦法，大家就暫時休息了。

在他們挖避彈坑時，北邊的一些彩號在指導員率領下撤出去了，由於敵人的火力封鎖，以及交通壕的不便，他們沒有聽到通知，所以他們七個人就未能撤退下去。

連續打退敵人七次反撲

天還沒亮，張魚昌聽到城上敵人說：『下邊只有幾個敵人。』他估計敵人要反撲，就對石富說：『敵人一定要反撲』。文書不了解敵人有暗道，所以他說：『敵人一定下不來，他不敢從城牆上下來，咱們有部隊監視着的，下午三點鐘咱們還要攻，咱們趁這機會再攻，就是不攻咱們也能安全回去。』魚昌總不放心，就到南邊對王應芝說：『注意敵人不要叫敵人摸來了，不要睡不要給敵人活捉。』文書也就不敢大胆的睡了。他們又坐在一起閑談起來，魚昌說：『就是敵人出來也能跟敵人拚一陣，總不能叫敵人捉活的。』石富說：『嗯！拚能拚一陣。』他心中是放慮都是彩號，恐怕沒有把握。

慢慢的天亮了，文書也迷糊的睡着了，就只魚昌一個監視敵人，一會兒從南邊外壕裡出來了五六個敵人，前邊兩個穿着便衣，成章、福順首先發現就傳給大家說：『有人過來啦。』王應芝又往北爬

傳給海水和魚昌；魚昌就一面觀察一面叫應芝「爬下不要亂動，海水一看說：『恐怕是咱們偵察員吧？』」魚昌說：『後面還跟着穿軍裝的敵人，』文書一看果然是敵人，他就趕緊通知輕重彩號準備戰鬥，魚昌又和旅部挖坑道的工兵連絡，並安慰他們說：『要撤我們會通知你，』這時海水已經打響了，他一連打了五個手榴彈，把敵人打倒一個，使敵人只得退回去（土堆後），這時魚昌和海水，也迅速的回來了，魚昌問：『敵人跑到那裡？』海水說：『爬下去了。』文書說：『可得看住啊！』話沒說完敵人第二次反撲又來啦！並瘋狂的喊叫：『只有一個人打，打倒就可以活捉，』當時文書說：『咱們要打就齊打，』這樣大家就一齊打起來了，文書投了兩個手榴彈，擲的太近，只打了十五米遠，幾乎打住自己人，海水說：『文書你不要打啦！要打住自己人，還是運輸彈藥，這裡我們三人打能行。』同時他又叫王章成觀察，魚昌投彈，文書從這時起就一直運輸彈藥，當他到彩號跟前尋子彈炸彈時，彩號總是這樣說：『文書要好好打啊！可不敢叫敵人過來呀！』文書是救護組長，在那時他就很自然的成為彩號們的希望，希望他保護他們。這一次敵人反撲又給打下去了。敵人被打倒了五六個。也就在這一次打退敵人反撲中他們就自然的形成了戰鬥小組，並具體的分了工。文書運彈藥，郭福鎖、王章成（重彩）在下面就担任觀察員，張魚昌專門打手榴彈，李海水在敵人接近了打手榴彈，還了步槍射擊，這樣就不亂了。

敵人三次又上來，也比上兩次都兇些，當時文書就勸員重彩號王應芝（他是機槍射手）說：『老哥你掛了彩很光榮；這次你只要能打三發子彈，敵人就不敢上來，你把敵人打回去回家不是更光榮嗎？也算救了大家的命。』應芝同志右手被炸很重，當時忍痛把槍栓拉開但沒有子彈，文書就把彩號身上的六五子彈拿了十發給他打，結果只打了七發打死兩個敵人，就卡住亮啦；張魚昌又叫胡庭梅打步槍，王應芝又換上步槍打，文書的運輸工作做的很好，他把手榴彈運上去後，還把引線給拉出來，使

魚昌、海水打起來更順當，由於大家的出力配合，特別是咱們的機槍打響後，就打得敵人連爬帶滾的縮回去了。

外壕敵人沒有辦法，只得向城上敵人連絡：『叫往北邊打。』於是城牆上敵人就一直向北邊打起來，就在這時敵人的四次反撲又上來了，他們也就沉着應戰，海水的步槍打紅了再換上一支打，王應芝、胡庭梅二支步槍打的敵人過不來，魚昌不停的打手榴彈，又逼使敵人退下去，穿黑衣服的敵人不敢過來，穿黃衣服的却上來了，不知死的傢伙還向我們喊話哩：『同志們！繳槍吧！我們也優待！』當時文書就回答他：『媽的屁，老子知道你的特別優待。』海水、魚昌也給了他個堅決的回答：『你過來吧！老子優待你手榴彈』。敵人不瞎了，在這一點空隙內，文書恐怕有人動搖就說：『咱們誰也不能跑，』魚昌說：『誰跑就不行，』海水更堅決的說：『誰跑自己打死自己，』正在說時敵人五次反撲又上來了，咱們還是一齊的打，胡庭梅在這次打掛彩了，但還堅持着打，終於又把敵人打回去了，敵人遭我這樣堅決的打擊後，敵人胆怯了，當官的就連打帶罵的要他們再衝，那些當兵的像老鼠一樣畏縮不動。最後他們被逼得沒辦法才又衝過來！離我們很近，這時王章成同志聽到敵人當官的叫架提槍，他就叫海水趕緊打。海水、魚昌在這時一口氣連打了二十多個手榴彈，終於使敵人機槍還未架起來就被他倆的手榴彈給打滾回去了。

當情況最緊急時，彩號們有些害怕，文書安慰他們說：『不怕，』彩號們都囑咐說：『你們都要打好呀，不能叫敵人過來。』在敵人第七次反撲時，看見我們人少就亂喊亂叫起來：『敵人只有一個人，打，打倒了就能衝過去！』這時咱們看見敵人又上來了，也都狠狠的打起來了，李海水同志打的最英勇，一手打兩個手榴彈，步槍打紅了一支又換上一支。大家忙的不可開交，文書給兒子彈步槍也忙個不休，終於把敵人最後一次反撲打了下去，李海水戰鬥小組勝利了。

勇敢機智的撤退

打退了敵人七次反撲後，子彈手榴彈都沒有了，海水說：『咱想辦法走吧！子彈手榴彈都沒有了。』文書說：『也就得走，』海水說：『你們先走吧！我來掩護。』魚昌就先走了，石富、章成也跟在後面走了，只留下海水一個人，他要退敵人看見了就要衝上來，並且虛張聲勢的喊道：『退了追啊！』海水看見敵人又要往前來，一個又拿槍打起來了，敵人光睜眼不敢衝，這時他打兩個手榴彈，趁著煙霧走，可是打了兩個也沒啥煙，當時文書等也沒走遠，海水對他們說：『我打兩個炸藥包，大家準備跑，』他把兩個炸藥包打出去，頓時黑煙迷空，海水喊了聲：『跟我來，』就跑了上去，文書等十幾個輕彩號就跟着他衝出敵人的火力網。

這時已是上午八九點鐘的時候了。

像李海水、王石富等同志這種在負傷之後還能不顧痛苦、不怕危險與敵進行決死鬥爭，尤其李海水同志能在緊急危難關頭，鼓勵大家堅強鬥志奮不顧身，堅決掩護其他傷員同志撤退，並能自覺自動和其他同志團結起來，克服一切困難組織一切辦法，打退幾倍於我的敵人七次反撲，掩護了十六個傷員同志安全撤退的英勇行為，不僅表現了我人民戰士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同時更表現了我人民戰士對同志的高度熱愛對敵人的極端仇恨的高尚革命品質，因此除將李海水、王石富等同志的戰績予以表揚外，特決定將李海水所在連命名為李海水連以資表揚，望我全體指戰人員一致向李海水同志的高尚革命品質與戰鬥精神學習。

徐向前



爭奪黃土堡

黃土堡是臨汾東關外邊最高的一個地方，閻軍六十六師一百九十八團的六連守在那裡，大碉堡、小碉堡、明碉堡、暗碉堡修的很結實，又有兩個日本軍官指揮，他們就覺着『保住險了。』三月十五號晚上，解放軍一三三三部向這個黃土堡進攻，開頭四砲就把那個主要的碉堡打了個大窟窿，又一砲就把一個暗碉堡的槍眼打壞了，接着砲彈、子彈就像雨點一樣打過去，從東關跟城牆上打過來的火力，完全被我們壓住了。黃土堡的敵人吓昏了，兩個日本軍官也沉不住氣，跟着那些小兵，從小碉堡跑到暗碉堡，又跑到外壕裡邊的小窩洞裡去了。當我們的砲火打開了一條路，五連突擊的勇士衝上黃土堡以後，手榴彈、炸藥包一個接一個的擠進了這個小窩洞，敵人來不及

還手，就叫炸的滾到外壕底下去了；兩個日本指揮官從洞裡爬出來，領着剩下的人硬頭如搗蒜的喊叫『救命。』這樣敵人一個連就叫咱們消滅了。

第二天從東關出來三敵人，又佔領了黃土堡，趁他們還沒把炸壞的工事修好，十七號晚上，我們二、三排勇敢的戰士們，又在砲火的掩護下，沿着被炸成斜坡的外壕，小來分鐘就衝上了黃土堡。敵人沒想到我們這樣厲害，手腳忙亂，就不講人道，放開『摧淚』的毒氣來了。我們的戰士不防叫這難聞的毒氣呛得兩眼流淚，又咳嗽，又黑心。可是這也擋不住我們的進攻，在『衝呀！衝呀！』的口號底下，戰士們一隻手用手巾蒙住鼻子，一隻手往出擲手榴彈，就一直衝了過去。城牆上的敵人看見，急的拼命喊叫：『駭

外壕爭奪戰中的

趙世平班

決守住黃土堡呀！……」這已經遲了，當黃土堡的敵人見毒氣也擋不住我們衝鋒的時候，早就從地道裡滾回東關去了。

敵人還不死心，十八號又從東關出來一個連，在砲火的掩護底下向黃土堡撲了六次，每次

我某部九連，已經過了兩天又一夜控制外壕的戰鬥了。他們曾配合左翼的兄弟部隊全綫攻佔了魏城以南的敵人火力陣地。但又為敵人的反撲奪回去。我們為了奪取臨汾城，就必須控制這個外壕，以便爆破城牆和登城部隊之便於接近。因此，在十九日上午就又展開了最後爭奪外壕的激烈戰鬥。

九連的任務是：奪取靠右翼敵人的集團碉。它是由一個五號大主碉與五個小型地堡組成的碉堡群。戰鬥開始時，英勇的爆破手王富志、陳守義通過暗道，把五號主碉給炸毀了一半。並在這個大碉堡的北邊同時炸了一個直徑三十米的大爆破坑。這就成為以後趙世平班堅持外壕戰鬥的良好陣地。先是九班奉命攻佔五號碉堡南的幾個小地堡，但困難的是必須通過三四十米的一段開闊地，在這裡，敵人集中了一切輕重火器，由城壕上的「火口」城牆腹部的敵層「槍眼」，城腳的暗堡「魏城」，與東南突出部組成一個濃密的火網，封鎖住我們的「通道口」與前進道路，阻止我軍接近。因此，九班下來的僅是一個輕彩號，七班接濟上去，仍未成功。這個艱巨任務，最後由趙世平的第四班繼續完成。

趙世平班的戰士們，接受了七、九班的教訓，就不那樣硬從開闊地往上衝了！

都被我們打回去了，敵人真沒辦法了，在城牆上發狠的叫着：「明天派上五十架飛機把黃土堡炸平！」我們的戰士也高聲回答說：「那怕請你洋爸爸派上五百架飛機來哩，我們也不害怕！」

他們利用先前爆破碉堡的那條坑道去接近敵人，但這條坑道被敵砲彈震塌了半截，火口被堵死了。『克服這個困難！』就決定從中段另辟一新出口繞過去，因為倉促些，新的出口挖得太窄了，只能一個人彎得側着身子才能通過，就這樣剛一打開這個新口，又被敵火封鎖住。但趙世平的勇士們也毫不示弱，路文芝第一個以機敏動作跳出去，工兵趙必遠也跟着連打兩個炸藥包，趁敵濃烟與塵霧猛撲下去，在那個寬闊四五十米爆破坑的斜坡上，用炸藥把靠近的一個地盤給炸翻了。趙世平和他的全班就趁機撲過去，佔領了這個『爆破坑陣地』。並擊退了敵人第一次反撲。

城上敵人拚命以砲火支援地下敵人，企圖摧毀我們建立的新陣地。四個砲彈落在坑內爆炸了，副班長楊化之同志犧牲了，四個戰士掛了彩，戰士們繼續在趕挖工事，土質被砲彈炸得稀鬆，挖得塌着，有的戰士不想挖了。

『好好挖吧！挖到半腰深就好了，砲彈就打不着咱！』班長趙世平鼓勵大家繼續挖。

趙世平一個人監視着敵人，掩護着他的戰士們趕挖掩體。敵人又連續的反撲過來，砲彈手榴彈不時在他們身邊炸裂着，子彈『撲！撲！』擡在他們挖着的鬆軟的泥土裡。

『沒啥！好好挖吧！』他一個人以手榴彈連續幾次把敵人反撲打回去，胆怯的敵人好像老鼠見了貓，鑽出洞來又趕緊縮回去。

『不對呀！』挖藏彈坑的戰士們驚訝了，『怎麼打得這樣緊呢？』

他們的班長，爲了使他們安心挖工事，就對他們說：『大概是城上敵人發現我們挖工事啦。大家隱蔽好，趕快挖吧！』接着敵人第三第四次又反撲過來，戰士趙必遠、曹來保、楊興生和他的班長打敵反撲，其餘的人仍然在挖着。

城上敵人以密集砲火向這坑裡打來，小鬼曹來保的眼睛負傷了，淌着血，但他好像根本沒有這回

子事情一樣，一聲不響，繼續戰鬥着。這時，同趙世平班長在一起戰鬥的只有四個人了，其餘都負了傷！手榴彈又打完了，小戰士曹來保奉了班長命令回到連長那裡通知他們趕快接濟手榴彈。但要運送上去那是多困難呀！開始一個個擲過去，不行。又用一根繩拴在手榴彈箱上拉過去，但繩又被砲彈打斷了，敵人力封鎖太緊了，恐怕連小鳥飛過去也要被打死的。但是趙世平的英雄劉二同志却創造了奇蹟。他巧妙的從坑道口到他班長那裡，轉運着成箱的手榴彈。他敏捷的跳到坑道口與爆破坑中間的一個小坑裡，趁着敵人砲火的間歇，把炸彈箱放在背上蹣跚着，爬行到他藉以歇脚的小坑裡隱蔽一下，再趁間歇跑過去，就這樣他供給班長以足夠的炸彈打敵反撲。

「堅守外壕！奪回那塊陣地！」城上敵人大聲子叫着給溝裡的敵人打氣。從壕下邊打上來一個美造手榴彈，正在地上冒烟，被趙世平拾起來又擲給敵人，剛巧把準備出來反撲的一個敵人大腿炸斷了，像一群受驚的老鼠一樣敵人又鑽進洞裡去了。

敵人各種火器瘋狂的吼叫着，從四面集中的向這狹小的一點上打過來。掩蔽被打塌了就繼續再挖，重傷的伏在一旁，輕傷的繼續戰鬥，戰士李絡連被埋了半截身子，也顧不得把腿拔出來，就繼續戰鬥。這時一顆美造手榴彈迎面飛來，却被他用手一撥就滾下外壕裡去了。此時，只剩他們三個在堅持戰鬥了，趙世平已三次被砲彈炸開的土埋起來，他只用胳膊時推着土拔出身子來繼續戰鬥。

「只要埋不住胸脯就不要緊！」他們互相鼓勵着。「沉住氣，後邊就是咱的人！」

這時，後面用繩子給他們送來了一壺開水和十幾個饅頭。耿文元嘴上負傷了，要他先喝點水，但還未沾嘴，一顆砲彈打來，水和饅頭都打翻了。壕下敵人打上來燃燒彈，烟、火焰和嗆人的火藥味，薰得他們透不過氣來。手榴彈打完了，李絡連準備要和衝上來的敵人拚刺刀，趙世平還有五個手榴彈就分給三個人每人一個，並想起了自己訂的計劃要節省彈藥了，「看準，走近再打！」敵人只在工事裡

向外射擊，反撲暫停了。

「人家海水，彈藥還沒有啥多，還堅持到最後哩，咱和他挑戰！」趁這空隙，他們互相鼓勵着。

這時，三排長帶着八班通過開闊地來到了，就依托着這塊勝利的「坑陣地」以兩個組把三個地塊都炸翻了，敵人和他的武器整個兒埋在裡邊。八班也就從這塊小陣地發起衝鋒，迅速的就把敵人這塊「集團碉陣地」佔領了。

趙世平班，就在這塊突擊的前進陣地上，連續打退敵人十四次反撲，在上下左右密集火網下堅持了八個鐘頭，使後續部隊在他們掩護下接近敵人摧毀了敵人的「集團碉」陣地，在爭奪外壕戰鬥中，使我們最後把外壕控制起來，肅清了敵人。

大家出主意打下玉皇頂

玉皇頂在臨汾城北，比地面高出五丈還多，上面有二十多敵寬，敵人修着很好的工事，有四個連把守着。咱們攻打玉皇頂的是才成立起來還不到半年的地方武裝，兵力還不到三個連，只打了一點多鐘就把玉皇頂打下了。

進攻以前，在部隊裡對大家講清了任務，馬上大家就自己想開辦法了，有些人因為忙着看地

形，連飯也顧不上吃了。他們在離敵人很近的地方演習，看地形、量遠近，敵人慌的又拉雷又扔手榴彈，他們還是滿不在乎。大家都說：「這樣真好，就是沒人指揮，咱們也能打了勝仗！」被咱們從敵人那裡解放過來的戰士王忠發，雖然胳膊上掛了彩，也非參加這次進攻不行，他說：「我不能扔手榴彈，還能給大家運手榴彈呀！」



攻取電燈廠

臨汾的電燈廠緊靠東關的北城牆，中間的距離至多有三十米遠；同時它與臨汾城的東城牆相距也不過一百多米遠，這樣就使電燈廠在軍事上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在敵人說來，它是通兩道城牆的一個最重要的屏障，電燈廠一失，不特東關難守，而且臨汾城的東牆也就暴露無遺；對我解放軍說來，不論攻關攻城，電燈廠都是我們前進道路上一個很大的障礙。因此，電燈廠是敵我必爭之地。

敵人爲了固守電燈廠，挖了三道外壕，設有兩道鐵絲網，一道電網。外壕內沿佈滿了各種大小鋼

十四號晚上，進攻開始了，先打了一陣子砲，隨後大家就搶着往前衝，一個戰士白生輝，叫手榴彈炸傷了，嘴裡還喊着：『加油呀！不能掩護部隊上去，咱要負責任哩！』他不顧自己身上的傷痛，一股勁兒的往敵人那邊扔手榴彈，咱們部隊一窩蜂似的衝上去了。在最後邊防守的敵人，叫這一股勁氣吓得像滾石頭一樣溜跑了。咱們就一步一步的往前逼，手榴彈打完了，就從戰

壕裡收拾上敵人的手榴彈。

到了第二道交通壕跟前，叫擋住了，可是在看地形的時候，咱們早就看出來西北角上有條小路，連長劉長勝指揮一部份人在東邊打，吸引敵人注意，大批隊伍就從後面繞到西北角上，順着小路衝上去了，吓的敵人摔下手裡的機槍跟正向城裡求救兵的電話機，跑進了地道，這個王景頂就被咱們佔領了。

響，發電的機器房院外又修了兩道磚牆，牆裡外處處有地堡，房上下處處有工事，每個地堡群又都有交通溝圍繞起來，各個碉堡之間都有暗道往還，還有一條大暗道直通東關，陣地上又有城牆上的火力支持。這樣複雜的工事，闖匪滿以為是一個牢不可破的據點了；但是抵抗不住解放軍接二連三、神出鬼沒的攻擊。

三月二十七日黃昏，解放軍開始用猛烈砲火轟擊了，壓倒了守敵的火力。我英勇的工兵連縱炸斷了電網鐵絲網，担任突擊任務的×部二連胡鳳保投彈組，飛快的接近壕沿，用排子手榴彈打得敵人不敢露頭。

李金鎖架梯子，抬着兩丈多長的梯子下到外壕，但壕深三九·二尺，梯子搭不上。在一閃一閃的手榴彈爆炸火光之下，突擊隊的同志看見一個地堡槍眼被我平射砲轟掉了一個缺口，他們迅速的就把手榴彈在缺口下面，勇猛的班長劉得水同志第一個登上梯子，從缺口鑽了進去，敵人反撲兩次都被他打下去，他雖然負了兩處重傷，但仍然頑強的完成了鞏固缺口的任務，使七班迅速的跟進進來了。連長褚景華將地堡的缺口擴大，又把戰士一個個的拖上去，立即向西側發展。勇士們手榴彈打完了，就拾敵人遺棄的手榴彈追殺敵人，經過一陣激戰後，三道外壕的敵人全部肅清了。我們佔領了兩道外壕，最後隔一道外壕堅持着。

二十四日夜，我又繼續攻擊，當即控制了電燈廠的西北角與東南角，並連續打退了敵一九八團和一九六團共約一個團兵力與原有守敵的反撲鞏固了已得陣地。二十六日，敵人已換成一九八團防守，當天晝夜極其猛烈的攻擊又開始了，一三一五部一連五班長毛德興等七勇士，在強大砲火掩護下，越過外壕，猛撲敵前沿地堡群，把手榴彈一個個的塞進地堡的槍眼裡，嚇得兩個地堡敵人叫苦繳械。接着又佔領了兩個地堡，後續部隊隨着衝上來，摧毀障礙，修通道路，迅速的向縱深發展。至十一時許，

我佔領了電燈廠北面一排房子，這時吓壞了的閻匪六六師師長徐其昌，倉惶的跑到東門口，這口親自督戰，又令一九六團一個營上來增援，城牆上的砲火也拼命向電燈廠發射，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奪戰，打得煙霧滿天，響聲震地。我勇士們一致提出口號：『流血換來的陣地，絕不讓敵人奪去，能進一尺不退一寸，堅決消滅反撲的敵人』。一時屋塌了，牆倒了，工事打沒了，我英勇的人民戰士就用子彈箱裝上土壘起來做臨時的工作，火藥濃煙重得呼吸非常費力，炸彈片濺住了地面，勇士們沒有退後一步。新戰士左保小負傷兩次不下火綫。一三一五部二連四排李賢路同志被炸彈震昏迷了，担架隊把他抬到半路上他才醒過來，看見自己是在担架上，他馬上跳下担架又跑上戰場。三班楊茂李同志負了傷，搶救組給他上了藥，叫他往回送俘虜，但他却飛快地衝上了火綫。常有貴等五同志輪班的投彈、開箱、揭蓋拉火綫，誰投累了就另換一個人投，這樣連續打退了敵人七次反撲。敵人每一次反撲都是遺屍纍纍，氣得梁培璜將一九八團團長羅維嚴撤了職，由該團一營長張東清代理，不久張東清又負了重傷。至三月二十八日，一九八團已被打得完全喪失了戰鬥力，最後剩下二十五個人逃回城去了。換來了補訓二團的第一營，但很快又被打得焦頭爛額。該團第二營接防後，在地道裡和機器房死守。暴暴的閻匪六六師師長徐其昌訂有八殺紀律，驅使士兵固守電燈廠，說：『只准死守，不准後退，後退就砍頭。』有一天一個敵軍士兵聽見我軍口號，說了一句『那邊喊口號了』，馬上就被殺了頭，說是『動搖軍心』，並且把頭掛在暗道口示衆。但是徐其昌的殺頭和督戰，並沒有守住了電燈廠。當偵察清楚了情況後，四月一日夜十二時我軍組織最後的攻擊。強大的砲火與爆破聲響成一片，爆炸聲震得大地顛簸搖晃，地道倒塌，一個個的被炸塌，我突擊隊趁著濃煙猛衝下去，把閻匪補訓二團第二營全部殲滅在工事和地道裡，電燈廠就這樣成了閻匪的墳墓。

梁培璜就擒記

蔣閩匪第六集團軍副總司令兼晉南地方武裝總指揮梁培璜，在我圍了臨汾以來，曾三次接到閩賊要他「死守」，要他「城存成功，城亡成仁」的電報。太原羣匪孫楚、王靖國等，也打電報給他打氣。梁曾於三月九日發出參戰字第一一四號代電說：「本官已下決心與臨汾共存亡。」可是結果他既未「成功」，也未「成仁」，而成了人民解放軍的俘虜。

當十七日晚解放軍勇猛突擊臨汾時，梁培璜顧不得他的部下，帶了六名隨從，倉惶出西門逃命，到汾河邊，因為槍聲很緊，他們來不及脫鞋，就跳下去，拖泥帶水地涉過了河，但四面八方還是傳來我軍堵擊搜捕梁匪的「繳槍不殺」的喊聲。梁培璜又怕又冷，在麥田東藏西竄地跑了一夜，疲憊不堪，最後，在馬務×北的麥田裡躺下了。

十八日早上，當他準備繼續竄逃時，我搜索部隊已逼近了。當解放軍戰士問道：「幹什麼的？」他連忙回道：「不要打，不要打，我們繳槍」，馬上就叫他的衛士把幾支手槍交了，並自動報名說：「我就是梁培璜，請把我帶到貴軍的司令部。」其實不用他自報，解放軍戰士在活捉梁培璜的號召中，早記熟了：「梁培璜年紀五十五，又黑又瘦，日本樹，高鼻樑，……」等特徵。

梁培璜被送到了某司令部，他身上又冷又泥，司令員拿了一身新軍服給他換，當向他介紹我軍對被俘國民黨軍官的寬大政策時，他迴說：「貴軍的寬大我早知道，史軍長（前閩部十九軍軍長史澤波，一九四五年在上黨戰役時放下武器，今年初被我釋放）從貴軍回來時，經過臨汾，我問過他。」後來當梁的滑翼部隊被我堵擊放下武器後，梁還向他們講過一次話，他說：「我比你們早來兩個鐘頭了，這邊對我們寬大優待，希望你們說實話，把真實姓名和職務都說出來，沒有關係。」

臨汾人民得解放

『天天等着呢，你們果然來了！』

「天天等着呢，你們果然來了！」臨汾人民見到解放軍就這麼說。他們並立即積極支援解放軍作戰，城區某村兩天內就集中六百餘人，組織担架隊，幫助抬運傷員。各地人民都歷歷俱下的哭訴着蔣閻匪軍所帶給他們的災害。在閻匪「兵農合一」下，最先是五人出一兵，後來就三人出一兵。當閻匪在晉南連吃敗仗後，就乾脆實行「抓兵」「抬兵」，在鄧莊一個村，兩次就抓去商人二百多人。寺頭村鹿司滑的獨子根根才十二歲，就被「抬兵」抬去了。臨汾的蔣閻匪軍不僅徵收大量糧食，還以「代購」「賒購」「秋徵」「抄亂」等種名目強搶。此外，尚以鞋襪、燈油、擦槍布等無法計算的名目，勒索現款。在人民被壓榨得財窮糧盡的情況下，蔣閻匪軍就乾脆以抬代徵，寺頭村兩個多月就被搶四次，舊曆正月十二日偽保警隊到該村翻箱倒櫃，掘地搜糧，整整鬧了一天，搶走糧食傢俱等三十多大車，連一點點油鹽也搶走了。可是匪徒們對這樣的搶劫還覺得不滿足，月前臨汾偽專員鄧某訓責偽保安團團長楊昇根說：『這次「突徵」糧食，關係我們存亡甚大，各區徵送入城之糧太少，各真實同志頗表不滿。』

（新華社）

臨汾人民的苦難到了頭

我們從新綽起身，途經汾城、古城、襄陵，到臨汾大道兩旁，荒地很多，所過的村莊許多房子空

着，門窗沒了，主人走了，你如問：「爲什麼走了？」回答都是一樣：「閭匪要的太多，人們用不起走了！」這有名的米糧川，如今很多人都把肚子撐起了。這就是閭匪錫山縣以下人民生活的慘景。

解放後的臨汾農村人民，一見了我們即向我們控訴閭匪的罪行。王曲村中農董永通說：糧食一打下來，閭匪就逼着你去送，你送完了，還不行，還要向你索，他來了見門就進，只要你煙洞裡冒烟，他就餓不了你！炕上有個被子也要拿走，有一雙鞋也要拿走；能拿走的都要拿走，你連烟氣也不敢喘。貧民王廷桂婆女人時，家裡還有二畝園子地；一間房子，半圪塔場面，租種了十二畝地，夫妻倆口水旱煙不動，苦受了一輩子，民國三十三年因爲交不了閭錫山的「公糧」，把二畝地賣了，心想沒地了公家就不要了，廟上却說「你沒水地了，還有旱地哩！」原來他哥哥死時留下十畝旱原地，滿地石頭子，滿長的半人高，可就是不成莊稼。賣吧，沒有人要，種吧，打下不夠種籽。租地打下七石糜子，廟上限他三天要交齊四大石，地主也來要，那頭都不敢不給。交了公糧和租子，王廷桂又落了個兩手空。這還罷休不了，閭匪又來要糧，家裡搜不出來，把女人抓到廟上去，「你交糧不交？」閭匪爪牙問她。「我沒有糧食！」女人回答。「你還這麼硬啊！」於是就拿胳膊肘的棍子在身上打，打了右邊打左邊，打了上頭打下頭，王廷桂的女人全身都打爛了，她在黑房裡坐了三天三夜，把頭髮落光了，敵人又來打她，她說：「你不要打我，我還有個女子，還有一間房子，半圪塔場，我回去賣了，給你們！」女子賣了，場賣了，房也賣了，村裡再沒她一點東西，於是她就帶着娃娃去討吃。一個叫李長壽的老漢有一畝多水地，八九畝旱地，一家九六口人被閭匪的糧款衝散了，家三貨四全被拿光了，場面也被閭匪藉口交糧賣了。老漢聽說解放軍快來了，去年偷偷的種了幾畝地，讓舅上知道了，仍是了不得，「你能種地，就不能給糧？」他悲憤的說：「你們吃些，也叫老百姓吃些，把老百姓餓死完了，難養活你們呀？」我們的太欄行政村長張殿家十五上下了煤窯，到三十五上即三十二年，閭匪實行「

兵農合一」，「編組分地」，給他「分」了三十畝地，不要，由不了他，不得不從煤窖裡出來，自己沒鞋口和人家變工種上了，下來打了七石，「公糧」盤走了四石，還有花消、吃了人家的、租了——一兩銀子——大石，都拿布袋到場裡裝來了，才扇了一遍，就搶着要裝，他說：「我再沒有也不能把錢給你們！」眼看著一滴血、一滴汗，辛辛苦苦勞動了幾個月得來的糧食；眼看著吃到了嘴邊的東西，叫人家全都搶走，一點沒有留下，他能不心疼麼？他母親就是如此生了氣，又加上沒吃的，連氣帶餓死了。「提起來真是刀子剜心哩！」他說：「要不是解放軍來，我也活不出來，你想餓下人家八九石糧食，你拿什麼給呢？我出來是我自願要求出來，我決心要幹下去！」

在閩匪統治區內，那個村子不是這樣，老百姓說：「閩匪是一座油房，閩錫山是這油房的掌櫃的（意思是閩匪任意在老百姓身上榨油，老百姓被榨乾了，他們還是不甘心）。」「王曲和太潤兩個村荒蕪了七百餘畝土地，有四五家逃走了。老百姓說：「你們要過來一個月，我們就全搬走了。村裡就沒人了」。

在那黑暗的日子裡，人們把眼淚嚥進了肚裡。

現在好了，臨潯解放了，老百姓揚眉吐氣的日子也到了。閩匪和他的一群爪牙，被解放軍殲滅了，老百姓把我軍稱做「救命隊」，見了我們就像久別重逢的恩人，親切的談敘各種問題，尤其是閩、胡匪在這裡的橫徵暴斂。一條灌溉趙、洪、臨三縣，全長百餘里的「通利渠」，已有十幾年不上水，可是閩錫山却歷年向老百姓徵收水地的糧款。解放之後，民主政府立刻領導老百姓開工挖渠，將十萬人民要受其惠。我們到了這裡，因是生產時期，就幫助老百姓恢復生產，開荒地，人們說：「你們一來就給老百姓辦好事。」

（胡海）

臨汾解放第一

火轟擊，面容顯得格外焦黃與黑。押送俘虜的解放軍戰士扛着機槍，挺着胸膛威嚴的執行着他們的任務。

臨汾城解放第二日清晨六點鐘

記者即穿過匪軍層層工事，的殘骸進入市區。這時新鮮的陽光已經照射在樹梢，一夜的砲火已經停息，老百姓都已從地洞裡爬出來，站在門口睜大了喜悅的眼睛，看着解放軍雄赳赳的在街上走過。在東大街有一群孩子們看見解放軍過來了，親熱地把他們包圍起來，要求戰士們說昨夜戰鬥中的故事。糾查隊員們有的在維持秩序，有的在給羣衆講解目前戰爭形勢，和解放軍的各種政策。許多羣衆聽了都高興的臉孔泛起笑容。

望不盡行列的俘虜，在街上擁擠過去，被送到指定的地點集中。他們由於多日不得溫飽，又經過一夜的砲轟擊，面容顯得格外焦黃與黑。押送俘虜的解放軍戰士扛着機槍，挺着胸膛威嚴的執行着他們的任務。

剛從匪軍手中繳獲的汽車，開足馬力，滿載着解放軍在街上迅速馳過，歡迎解放軍的羣衆揚着無數臂膀，熱烈歡呼。

市民們看見和藹可親的解放軍，都紛紛控訴蔣閥統治時的罪惡。在蓮花池，我們聽見有哭聲，進去一看，是一個老太太在哭他的兒子；他的兒子名叫許作峯，今年二十五歲，因為他曾說過幾句公道話，就被匪軍認為是「偽裝份子」，在七天前被殺害了。老太太看見我們進去，就拉住我的手，帶着埋怨的語調說：「你們爲啥不早來幾天呢？要是早來幾天，我的孩子也不會被他殺死！」說着就又放聲大哭了一場。在這位老太太家裡的後面，我看到有幾百家難民住在野地裡的窑洞裡，他們的房屋都被匪軍們拆壞做了工事。今天他們看到救命的解放軍攻進城來，他們那長期憂愁的臉孔，都泛起愉快的笑容，爭着要拉着解放軍到自己的窑洞裡吃飯喝茶。一個磨麵工人原學理告我說：原來住在黃家樓，四月十日那天解放軍打進了東關，匪首梁培璜說他們的房子

會被解放軍利用，就下令拆掉了，他們的糧食、衣物都不准拿出來，就一齊被趕到城裡邊去。我問：你們怕不怕解放軍？其中有一個老漢名叫楊富拾着說：好爺呀，你問那一家不是盼望着你們快進城來！望你們真眼睛都望瞎啦！你們再遲來半月，我們城裡人都得死在頑固手裡，你看我們的麥子都叫他們割掉喂了牲口。

下午，街上有些商店已開門營業了，馬路上的人群也更加多了起來。民主市政府安定秩序的佈告剛一貼起，就擠滿了市民。宏成藥店掌櫃石建三先生看到佈告中規定保護工商業，他高興的說：共產黨如此德政，可有我們的活路了。

(澤民)

光明普照臨汾城

「陰天沒有晴天長，臨汾突然出太陽，要問太陽在那裡？就是中國共產黨。」這是臨汾解放後出現的民謠。

五月十七日晚攻入城內的解放軍，十八日上午就已全部整隊出城，民主政府和城防部隊忙著安撫市民，建立秩序。逃在四郊的市民，連日扛着行李，抱着小孩，陸續回來了。

自來水公司十八日就復放水，復興鐵工廠和附設的電磨廠的工人們也自動開了工，汽車工人幾天來在蔣機轟炸下，搶修了好幾輛汽車。商人們看到解放軍絲毫無犯的紀律，聽到工作人員講解保護工商業政策，都高興地忙著整理門面，東關大街的榮泰昌、東大街的萬金堂等，都已開門營業，戲院也在二十日開了場。原商會李會長和許多商人都主動找政府工作人員，商談恢復市面辦法，四百多家商店要復業，想到石家莊買賣

貨物，他們訴苦說在蔣閹匪統治下已經四、五個月沒有做買賣了，貨物被蔣閹匪搶光徵光，洋布都給徵去做了作工事用的沙袋，鋪板門板拆去做了工事，店員也一批批都抓去當兵和修工事，什麼生意也作不成了。商民梁城志對我軍人員說：頑固軍（指蔣閹軍）把人快逼死了，好在你們來把我們解放了。

基將教醫院在民主政府勉勵下，收容蔣閹傷兵，並繼續門診。臨汾衛生醫院院長自動我解放軍衛生部，商討醫院繼續開辦的事，現在該院每天門診一百多市民。蔣軍陸軍野戰四七醫院和七七醫院經我接收後，我方即召集原有工作人員和醫生，要他們繼續安心工作，首先收容蔣軍受傷官兵，共收容了三千多人，但蔣介石匪幫十九日竟派飛機來轟炸臨汾野戰醫院，已經被我救治在醫院中的蔣軍受傷官兵，又被炸死炸傷五十一人，蔣軍傷兵們都氣得破口大罵，大家說：「蔣介石狗娘養的。老子們替你賣命，現在掛了彩，你又派飛機來炸老子，不報這個仇不是人！」當

時，好些傷兵就找解放軍駐醫院的幹部說：「傷好了，我一定參加解放軍。」

臨汾師範、三聯中學、臨汾中學、女子師範等校，都在積極準備復課，學生們已紛紛返校。在臨汾師範一次座談會上，教職員和學生都控訴蔣閹匪的壓迫，解放前，他們受蔣閹匪軍隊驚嚇「人民服務隊」、保管隊、憲兵稽查隊等七種統治壓迫，行動毫無自由，曾在十七天中有學生四十五人被捕，七人被殺。該校教務主任劉功遠更說出了他對解放軍認識變化的過程，他說，他初見解放軍，很害怕，一個戰士問他幹什麼的，他說：「是老百姓教書的。」戰士說：「啊，是教員。」他因受過蔣閹欺騙，聽說稱為「教員」，就更害怕。那位戰士立刻很和氣地說：「不要怕，我們對教員是保護的。」這時，他現將信將疑，後來看見解放軍對學校十分尊重，他才安心了。會上，教員學生們都要求要解放軍工作人員供給他們以解放區的書報雜誌。

解放軍的紀律嚴明，已成為臨汾得勝巷驕傲的

材料。看見我方工作人員，就訴說蔣匪幫無窮無盡的壓迫。這次解放軍進城，曾把無人照管的工廠、商店保護起來；凡是私人的正當財產，均

等待原主來發還。在自來水公司，解放軍離開時，曾請職工們檢查是否少了東西，職工們感動地說：「一點也沒有少，咱的隊伍太好壞。」

臨汾解放訪徐向前將軍

晉南前綫記者於臨汾解放後，訪問此次指揮解放臨汾作戰的徐向前將軍，徐將軍向記者發表此次臨汾戰役的談話。首稱：此次臨汾作戰所以能取得完全的勝利，主要是由於人民的支援，如廣大民兵、民工直接參加戰勤工作與後方的（漏二字）始終保證了部隊的順利進行作戰；如要論功行賞，那第一功就該歸之於後方的支援。談及部隊的作戰，徐將軍說：戰士們一般都打得非常的英勇頑強，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實在令人感動。各個地方兵團亦經常要求担任主攻或單獨攻取一個據點的任務，而且每次都能完成任務，只要我們需要攻取那一個據點，接受任務的部隊便保證一定攻取下來，即使敵人再三反撲，一時失去陣地，他們總要把陣地完全奪回來，才肯讓增援部隊接防。所以在整個戰役過程中，經常在陣地上堅持作戰的只有少數部隊，許多部隊一直未曾使用上去，直至現在，還養著一股子勁，說給他們的任務太小太輕，沒有讓他們發揮自己的力量。以這樣旺盛的士氣，再加上這樣偉大的人民的力量支援，如果我們還不能把仗打好，那就太對不起人民了。關於此次作戰經過，他說：臨汾城敵人設防是比較強固的，閻匪徒承繼了日寇的防務，並在幾年內精心加工構築的防禦工事。直到我軍攻擊的時候，他還在日夜不息地加緊修築。據匪軍稱，單是臨汾城關被強迫去修工事而為流彈傷亡的學生、商

人，就有三四百人，城內鋪設樓、文廟、航空站及南北洪樓巷一帶與其他不可計數的民房，都被拆毀去修了工事。其消耗人力、物力之多，由此可以想見。城內城外到處都佈滿了據點工事和核心陣地，凡是他們能想得出做得到的工事都構築了。他們以爲有臨汾這樣四五丈高、八九丈厚的城池，再加上三四丈寬深的外壕、水渠壕和這許多工事，我們一定是很難攻下的；但這恰恰是給我軍一個攻堅作戰的好機會，對我們的鍛鍊很大，雖然我們耗費了七十天時間，但卻使我們取得了許多攻堅作戰的經驗。我們深深體會部隊要由運動作戰轉入攻堅作戰，的確是上了一個好大的階梯，這中間必須解決一些戰術和技術上的問題：士兵除了三大技術之外，人人還須掌握土工作業與爆破兩大技術，步砲工兵必須密切協同，而各級指揮人員則必須學會使火力、爆炸、突擊三者緊密結合的藝術和精密計算與組織戰鬥的本領。只要抓着了這樣幾個中心環節，那我們就可以達到無堅不摧無攻不克的要求，將蔣閻匪徒所說我軍不能攻下他們長期設防城市的神話完全粉碎。現在我們全體指戰員已有充分信心，再遇着像臨汾這樣設防的城市，只要我們想攻下它的時候，便有把握攻下來。至於敵人方面，他們基本的致命點是由於蔣閻匪幫的反動政策，已使自己整個地面臨絕境。他們現在處處遭受我人民解放軍的殲滅打擊，要想抽東補西，挽救戰局是不可能的；此次臨汾作戰，就表現得非常明顯，當我軍還未進入臨汾作戰時，胡匪就企圖把駐在臨汾的三十旅空援西安，增援洛川，我軍連夜趕到機場，阻擊了他空運部隊的機群，當場擊毀敵機兩架，從此進入臨汾全面作戰，最初我們還估計閻匪有增援的可能，蔣胡匪也再三答應給固守孤城的匪軍增援，閻匪說：『保衛臨汾，就是保衛太原』，要臨汾守軍『人盡物盡，與城共存亡。』就是遠在南京的蔣匪，也在偽『國民大會』宣佈『決心保衛臨汾』，以穩定那些豬仔議員惶惶不安的心情，特別是偽山西省的豬仔議員慌亂得一日兩次請願，逼得蔣匪當面答應立即派飛機前往轟炸助戰，投送彈藥，叫國防部次長林蔚立即照辦，還說，只要臨汾城內機場修好，他便

空運部隊增援。其實，臨汾城內機場早已修好，但始終並無一兵一卒增援，直到臨汾匪軍被我完全殲滅之後，他只能用飛機前來轟炸城內的市民和躺在醫院的俘虜官兵，蔣閻匪首就是恨於這樣欺騙他們自己的部下，替他們送死的。據匪軍臨汾最高指揮官梁增璜說，他明知增援無望，軍心亦已動搖，但仍把命運寄托在送死的防禦工事上面，他用盡一切高壓手段，強迫士兵和市民死守陣地，後退者立即處死，並竟對我軍施放毒氣；他不知道工事還要人守，而且還要看是什麼人守，當其大部兵力已經被我殲滅於外圍據點，而不得不用血腥高壓手段強迫士兵作戰的時候，只要我軍一旦打進城內，打破了他的烏鵲殼後，便馬上失掉了控制士兵作戰的能力，所有的防禦工事就反而變成了他的囚籠。所以這次作戰，無論是攻進東關和城內，都在幾小時內就解決了戰鬥。最後，徐將軍特別強調指出：這次臨汾作戰，又一次給國民黨匪軍一個嚴重的教訓，凡是這類所謂強固設防城市的守軍，只要一旦被我軍圍攻的時候，他們的下場只有兩個：不是放下武器，就是全部被殲。我人民解放軍的方針是明確的，放下武器者就寬大待遇，冒險抵抗者就堅決殲滅，何去何從，希望他們自己好好選擇。這一點，我們希望閻匪的官兵特別注意，如果說保衛臨汾就是保衛太原的話，那末臨汾既然保衛不住，太原也就保衛不住了。

（新華社）

#6
181430

